

东莞报业传媒丛书

我们在一起

东莞报业的幸福记忆

东莞报业传媒集团 编

我们在一起

东莞报业的幸福记忆

谨以此书献给《东莞日报》创刊 25 周年
暨东莞报业传媒集团成立 1 周年

我们
在一起

东莞报业的幸福记忆

《我们在一起——东莞报业的幸福记忆》编委会名单

总 监 制：陆世强

编 委 会：陆世强 黎树根 谭军波 曾平治 张树坚 张海廷 周智琛

总 策 划：张树坚

统筹编辑：赵丽萍 刘述康

装帧设计：谭阿卓

排版制作：冯锦弟

序

1986年至2011年,从一张报纸到一个报业集团,东莞报人不知不觉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从创办伊始的一个办公室几个人,到如今已经有着千余名员工的报业大家庭,从只有一份报纸,到拥有两报一网一杂志一出版机构和多个经营公司的报业传媒集团,东莞报业传媒集团的今天,凝结了几代报人的心血与期望。25年,多少怀揣理想的报人在这里花白了头发,多少仗剑少年从这里走向了天涯。无论是勤奋奋基的老一辈,还是富于开拓精神的新一代,每一位东莞报业的员工,都有着可载入报业史册的生动故事和感人经历。

为了留存这一份对东莞报业的记忆,为了传承东莞报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报业集团特举办“前行的力量——我与东莞报业”征文比赛。参赛对象涵盖了所有报业集团员工,包括《东莞日报》、《东莞时报》、东莞时间网、《看东莞》杂志、编辑出版中心、广告公司、印务公司、发行公司、文化传播公司、捷报泉公司、报业书画院等各子媒、各经营公司的员工。

短短半个月的征稿时间,数百篇征文纷至沓来。“前行的力量——我与东莞报业”——这是一个太容易让人感慨万千的主题。在这些或长或短的文章中,有一种别样的报业精神与情怀流淌其中,汇聚成一条河流。东莞报业亲身经历的生动故事,对新闻的理解与感受,对往昔激情燃烧岁月的追忆,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这些都浓缩在文字中。对报业集团的1200多名员工来说,总有一种力量驱使我们前行在路上。

在这些征文中,既有实实在在的工作生活感悟的散文随笔,也有围绕报业精神、传媒文化展开阐述的激扬雄文。从情真意切的一首小诗,到洋洋洒洒数千字的论文,都凝聚了每一位东莞报人的心血。从中,我们可以跟随着创办《东莞日报》的前辈回顾创刊的点滴小事,也可倾听到刚刚加入报业集团的新成员的理想。编辑的幸福,记者的冲锋,组版员的工作点滴,广告员的坚持,发行员的威水史,总编辑的尴尬,评论员的思索,文艺青年的神曲,退休前辈惦念不忘的一次差错,这些都是我们,都是我们的真实、真情。东莞报人每天写下大量的新闻,每天与文字打交道,但这一次,写的是自己,写的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写的是朝夕相处的人和事。

经过一番斟酌与筛选,最终结集成册的,是数百篇征文中我们认为最能展示东莞报人风采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东莞报业25年来的工作生活的经历和体验。这是来自一线员工最为真切的记忆与声音,透过他们,似乎可以管窥东莞报人的精神所在。

还有什么可以轻易把人打动,除了前进的脚步。25年来,《东莞日报》用文字和影像记下了东莞从一个农业县走向现代化城市的每一步。《东莞日报》、《东莞时报》已经成为了东莞人生活的一部分,报道并见证着这个城市的高速发展。我们记录着东莞城市的传奇和这个时代的变迁,这座城市也铭记了我们的青春与激情。

25年,我们的梦想和激情在东莞报业的大家庭里开花结果。2011年6月1日,是东莞日报创刊25周年、东莞报业传媒集团成立1周年的日子。我们用一本书送上祝福。

编委会

2011年6月1日

目录

第一篇 燃情岁月

总编辑的尴尬(傅泽铭)	2
一次难忘的差错(何煜南)	6
忆·记者部(张海廷)	8
记者生涯的开端(张凤燕)	10
《东莞日报》创刊初期几件难忘的事(梁剑华)	14
风雨同舟十三载 我与报社共成长(袁伟强)	17

第二篇 我在现场

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苏锦云)	24
我与名人面对面(刘燕)	27
甲子纪事(赵丽萍)	30
我们也是特种兵(龙小晖)	34
编辑的幸福(段利华)	37
幸福的味道(冯锦弟)	40
五年见证(王松平)	44
潜伏镇街与家同行(潘少婷)	47
我们的故事(李晓筠)	49
那些成长的日子(秦学寅)	51
发行的故事(陈敏仪)	53
选对工作嫁对郎(钟镜华)	56
“笨方法”争来“第一单”(苏雨华)	58
在路上(程玮坚)	61
三年发行路(杨连华)	63

把坏机器搞活 就有快感(周才权)	65
从忐忑到自豪(刘学龙)	67

第三篇 纸因有你

有一份不灭不绝的恩情(张晓明)	70
我想属于你(杨君君)	72
追忆似水年华(张朝霞)	76
扁豆的鲜履奇缘(李世英)	85
收获熊掌 远离毒药(叶能军)	87
相恋不如相撞(李俊雄)	90
一个文艺青年的娱乐幻想(肖小玲)	92
追寻(黄尤波)	97
我的青春岁月你知道(李冰珂)	100
有种力量叫做感恩(郭明生)	102
东莞报业摄影人之歌(曹雪琴)	104
在这里 实现自我(王毅)	106
三元路8号 让我们更有力量前行(孙楠)	108
“跳槽”到《东莞日报》(杨柳)	110
东莞报业里的三只“象”(邓莉)	112
爱上《东莞时报》的理由(陈志高)	114
万物萌生 一路向前(陈旻)	117
东莞报业情缘(陈晨)	120
美好的原点(罗增君)	122
我愿意一直在路上(唐聪)	125
乘风破浪(宋中文)	127
我和东莞报业的幸福之约(邓文燕)	130
报纸大爆炸(梁坚)	133
三年痛与乐(黄婉悦)	135
四个月爱上你(胡烨)	137

第四篇 报亦有道

当他们在说话时,我听到了什么?(穆肃)	142
爱,不爱,就在这里做(黄良军)	145
东莞日报第五次改版后社论写作之探讨(唐彬) ...	148
包容的力量 豪放的情怀(肖隆福)	151
“狗牌”与面包(高静宁)	153
有道于无形(阮晓帆)	155
前行的力量与光荣的梦想(王凯)	157
前行的力量——我与东莞报业(蔡惠君)	159

第五篇 超男快女

小“狗仔”也有大理想(廖杏子)	162
朱伟东:其实我很害羞(谢文娟)	165
“吃饭不知饭香”精神激励着我前行(黄伯源)	168
仍在努力中的特种兵(章早儿)	170

第六篇 花编轶事

我和时报可以不说的(石长青)	174
可喜的收获(王峰)	176
学无止境(何其洁)	184
“最佳团队”姓名解密(许愿坚)	186
我与东莞报业的“洞房”之路(高志全)	189
故事(苏连娇)	191
与时报有关的日子(黄涛)	193
背后的力量(纪锐丰)	196
南方仗剑的少年(吴久久)	200

第七篇 我心飞扬

“我与东莞报业”书法、美术、摄影大赛获奖作品 ...	204
----------------------------	-----

第一篇 燃情岁月

总有那么一段岁月让我们念念不忘，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记忆犹新。作为曾经的老报人，回首在东莞报业的那些事儿，往事一幕幕，清晰如昨。尽管早已时过境迁，而记忆不曾褪色，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关于《东莞日报》创刊的几件事儿，还有，听听老报人的叮咛……

总编辑的尴尬

◇傅泽铭

1990年2月,我已过55岁了,市委把我从市委党校调去《东莞市报》任社长兼总编辑,编辑书刊我是干过多年,但编辑报纸,是未曾面对过的。于是,尴尬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拿着海鸥机 采访总书记

那时,《东莞市报》是一张周二四开的小报,编辑和采访手段都很“老土”,印报由市印刷厂,排版用铅字粒,摄影器材仅有一部简单的海鸥机。

1990年6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省委书记林若陪同下到我市视察。上级指示我亲自参加采访,我到市报还只有四个多月,编报、采访的业务正在学习中,这么一个重大的采访任务,放在我头上,真是压力很重。

6月23日上午,我带着市报最好的一部相机——简单的海鸥机,要去长安、虎门完成文字采访和摄影任务,我虽在业余时学会点摄影技术,但低级的相机能拍好照片吗?我又把自己的一部“傻仔机”带上,以作不时之需。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入采访现场,放眼望去,中央媒体、省里大报,他们的采访阵容吓了我一跳,肩上挂着“长枪短炮”,手里提着录音设备,相比之下,实在比他们低了几个等级。更难受的是,中央和省里的保安人

员,见着我拿的这么低级的“装备”,把我推到后面去。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又勇敢地往前挤去,保安人员又用手臂把我顶着,让我动弹不得。真的,我实在没办法了,焦急得很。好在我见到了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他见我满头大汗的样子,把我带到那群只认“装备”的队伍面前,我赶紧拿着相机拍了几张江总书记的照片。之后,江总书记为鸦片战争博物馆题词时,他又把我带到总书记题词的桌前,我不顾一切地挤到桌前的“梳化”上,拍下总书记题写“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时,郑锦滔市长在旁手牵着宣纸的照片,顺利地完成任务。

郑锦滔市长见到我采访的尴尬。不久,亲自去香港为“市报”买了一部进口相机,后又拨款给报社买了一部可以连拍五张的新闻摄影机和“大哥大”。我们的采访摄影才算松了一口气。

6月30日,我撰写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我市》的新闻以及两张照片,刊登在四开周二的小报上,市领导以及港澳的东莞同胞看了报纸,在高兴之后,都觉得这张报纸太小气了,与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东莞,很不匹配。我们在市委领导的重视下,又于10月份办成对开大报。不久,又扩大为周三,实现了电脑照排。后来,我也较顺利地完成了1991年2月17日万里委员长来莞视察、李鹏总理和朱镕基总理以及杨尚昆主席来市视察等的重大采访和报道任务。

第一张日报 漏掉一行字

市委领导十分重视《东莞市报》的出版,在一次市委书记主持的市委常委、副市长的联席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东莞市报》的发展,要求我们扩大出版为《东莞日报》,并决定拨款500万元办东莞日报印刷厂,酬款扩大完善电脑照排室。这样,经过多方的努力,于1995年1月1日开始,我报进行了《东莞日报》的试版,一连试了8期,检查各个流程都准备完善,我们便于1995年1月9日正式出版《东莞日报》,这是东莞市解放45年来出版的第一张对开大报的《东莞日报》,报社同仁都非常认真,我也反复同电脑照排室的负责人黄毅商量,确定能不能上马,能不能保证电脑照排不卡住我们,待有了肯定的答复时,我们便上马了。

我市第一张对开大报《东莞日报》的出版,是应着市委、市政府的要

求,应着群众的呼声和愿望诞生的,我们报社这一群“催生员”难免有不少的激动和高兴。但在高兴激动之余,我们首先要求不要出错,然后提出了“力争每日都有亮点”,让日报有时代情和东莞味的要求。

1月9日早晨四时,我不顾昨晚深夜回家的疲劳,急急地回到报社,约了值班副总编钟镜铨一起开车来到东莞印刷厂。我急不可待地拿起东莞第一张对开大报的《东莞日报》,一口气地在车上边走边校阅起来。突然,我懵了,头版头条还有一行字没有排完。昨夜签发小样时,大家一起反复校对过,为什么会有这种疏漏。于是,叫司机掉头,又回到印刷厂,原来是电脑制版时的误差,我们立时决定:修改校正重印,好在报纸还没有上街,但也推迟了。

我十分尴尬,想起148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主编的世界上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出版时,马克思说:“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那么,我决心要像鲁迅先生要求那样的“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的奋斗者。

我反复思考着,办一张报纸大意不得,要人们相信,首先得自己相信。

总编要编报 又要打“官司”

我不想说事情发生在那一年那一天了。在这一天早晨,我正在总编辑室的案头上奋笔疾书,突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我匆匆地放下笔,拿起了话机,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我是xxx,xx公司的总经理,你报在x日发表了一篇报道,对我公司‘毁誉了’,我已委托某律师事务所,以求法律解决”,口气很粗很硬。我报曾刊载了一篇揭露该公司在介绍保姆时,把一个曾经有盗窃案在身的人介绍给人家,致使又发生盗案,本报在不指名的报道事实同时配发一篇言论,希望这类公司要负责任地做好调查了解工作。报道是记者经过调查的事实。但涉及官司,我这个总编辑第一次要当“被告”,还是很尴尬的。这时,话筒又传来这位老总的声音:“我也不想法律解决,如果你想‘私了’,我们可约个地方”,声音十分强硬。过了两天,又接到某律师事务所一位姓张的律师发来律师函,提出对我报的强烈指责,并肯定我报“毁誉”,要我报登报认错,赔偿损失等等,气势汹汹。律师在没有接触我方,又不去弄清事实真相,就这么“果断”指责我

报。这位律师的不公正作为,让我这位总编辑决心去打这场“官司”……。 “官司”的结果,他们败得彻底。

是事实就不存在“毁誉”,报纸有舆论监督的责任,报纸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机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应该得到社会的支持。不过,报纸的总编辑,在庞杂的编辑业务中,还要分出精力去应付这类无理的“官司”,这不是很尴尬的事吗?

总编辑免不了有些尴尬,但尴尬也不一定是坏事,还可能在尴尬之后产生一点动力呢!“尴尬”会更好地提醒报纸,去注意一些“大意”的事,让报纸更让人们相信。

(作者傅泽铭1990年2月1日成为东莞报业一员,曾任东莞日报社社长、总编辑,1998年3月1日退休)

一次难忘的差错

◇何煜南

办报多年,出现过一次重大的差错,至今难忘。

1989年5月初的一天,市外贸部门一位同志来报社说:“传闻香港画家李汎萍已经去世,报纸是否仍寄给他?”(《东莞市报》创刊后,市领导指示给在香港的东莞籍知名人士(有百多人)寄送报纸,让他们及时了解家乡信息。办法是:每期报纸出版后,按每人一份用信封装好,信皮写上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交由市外贸部门带到香港,贴上香港邮票寄出。)听到这个坏消息,大家都感到惊愕和惋惜。

李汎萍先生是香港著名的画家和武术家,东莞中堂湛翠村人。她桑梓情深,曾回莞举办个人画展,不是给本报惠赐画作,已刊出有五六幅之多。为了表示对他的悼念,政文部编辑特意选了他画的《飞虹跨海峡》编发在5月10日的《旗峰》副刊上,作者李汎萍的名字加上个黑框。我在看大样时,觉得李汎萍逝世只是“传闻”,未经证实,为慎重起见,不宜用黑框。我向主编吴应秋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很赞同,并叮嘱一定要将黑框去掉。于是,我在大样上画了个删去黑框的符号,交代当班编辑去处理。谁知这位同志掉以轻心,忘记去办,而我也没有过问处理的情况,结果黑框照样印了出来。

11日下午,李汎萍先生的哲嗣、东莞中学老师李锦堂电话找我,说:“我父亲身体非常健康,怎么被传去世了?这事对他老人家会有刺激

的,怎么办?”我连忙向他道歉,解释造成差错的原因,表示要在下期5月13日的报纸(当时是周二刊)上发个“重要更正”,消除不良影响,同时打电话给李老,向他检讨、道歉。

当天晚上,我去邮局给李老打电话(当时报社的电话还不能直通香港),心情不由得紧张起来。古人有云:“生死亦大矣。”人大都是避忌被人误传死讯的。有些名人被媒体误报已经去世,大为恼火,与媒体反目成仇,便是明证。当然,也有例外。记得广州某报发表原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一篇文章,误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了“遗作”二字,他知道后不但未发怒,反而笑起来。报社同志写信向他检讨,他让秘书回信嘱咐这位同志不要背包袱,努力做好工作。我祈望李老也能像杨老那样豁达大度,原宥我们。

到了邮局,很快就接通李老的电话。我首先代表报社检讨由于工作人员误听误信,粗心大意,在他名字上误植黑框的错误,向他道歉,请他宽恕。李老爽朗地笑起来,说:“不要紧,不要紧,不必看得这么重。”李老如同杨老一样大度,真是“大人有大量”啊!我紧张的心情顿时轻松起来。

接着,我问起李老的近况,他滔滔不绝地说他正忙着筹办《李汎萍国画50年回顾展》,准备7月份在香港华润大厦举行。这个展览将展出他40年代至80年代的主要作品近300幅,其中包括《黄河万里图》和《万里长城图》。今年元旦动笔,最近完成的巨幅国画《同舟共进》也将参加展出……通话将近一个小时。我没有见过李老,他思维的敏捷,说话的流利,声音的宏亮,我很难想象出他已是76岁高龄的人!

事后,我将这次通话的情况,写成通讯《电话采访李汎萍》,发表在5月20日的报纸上,算是一次“更正”,挽回不良影响。

(作者何煜南1986年4月1日成为东莞报业一员,曾任东莞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92年3月1日退休)

忆·记者部

◇张海廷

1994年10月,第七届世界蹼泳锦标赛在东莞举行。报社为了做好这届锦标赛的宣传工作,特别成立了以我为组长,从政文部、文艺部、要闻部抽调了何杰、李木子、尹雪瑛等7名同志为成员的报道组。从开赛到结束,我们始终坚持在赛场,实时关注着比赛的进程。

那年市体育馆刚竣工,游泳馆是首次投入使用,比赛期间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世界纪录诞生,特别是中国姑娘捷报频传。东莞籍的吴志前一举夺得五十米蹼泳的冠军,并打破该项目的世界纪录,着实在家乡父老面前“威”了一把。本届比赛的报道很及时、宣传效果很突出,给予全市、全省乃至全国人民全方位的信息传递,更像是一场经典的媒体战役。比赛结束后,报社随即顺势成立了记者部,这个部门是从新闻部划分出来的,我当时是新闻部副主任,划到记者部就成了第一任记者部主任。说实话,当记者是自己管理自己,比较自由,有合适的主题和对象就去采访了。当主任则不同,你要分配其他同事的采访任务,多的时候十几个人的工作都需要安排,就像生产队长派工一样。幸运的是我们团队各个都是精英,像尹雪瑛、许玉东、李木子、苏锦云、周惠等,这些人有一个共性,自觉、积极、基础扎实,根据各自的分工开展采访工作,主动跟进并深入下去,逐步熟悉情况,不长的时间,就成了那条线的新闻发言人。最明显的就是李木子,那时他跑农业、科技和丘陵片,因为熟悉情况,乐于助人,所以人家

都把他当好朋友,主动通报情况、提供新闻线索,到最后,他跑线的单位都想挖他过去。但李木子热爱新闻事业,坚持自己的理念,一直坚守在报社采编岗位。

九十年代中,报社进行年终评比,头条、稿件数量、好稿奖三个奖项经常是由记者部包揽。李木子得过头条第一,苏锦云、周惠都得过稿件数量第一,好稿奖更是不胜枚举。作为一个和谐的团队,记者部还获得市总工会颁发的“先进集体”称号。东莞在广东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新闻,多是这个团队栉风沐雨、废寝忘食的成果。总之,记者部曾经辉煌过。

如今,时事新闻部、经济新闻部、镇区新闻部等代替了记者部的功能。昔日的精英们也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李翠青先是提任记者部副主任,很快又调任市委宣传部分部长;尹雪瑛当了市政府打击走私办公室副主任;许玉东由记者部副主任成长为报业集团广告公司的总经理,何杰和李木子也都担任报社的编委,分别负责体育部和镇街新闻部。记者部已经成为了历史。

别了,记者部!

再见是伤感的,成绩是斐然的,未来是幸福的!

(作者张海廷1987年9月1日成为东莞报业一员,现任正处级干部)